

玉佛缘 [清] 嘿生 著

据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，《玉佛缘》作者真实姓名不详，发表于光绪31年（1905）《绣像小说》第53-58号。光绪34年（1908），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单行本，后收入阿英编《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卷》。

第一回 贫尼姑设法赚钱 老贡生修行得子

诗曰：

无灾无害到公卿，道是神天玉汝成。

漫证前因皈净土，锡兰岛畔问三生。

认取天花着体无，维摩身世太模糊。

千声佛号千金买，小筑名园当给孤。

这两首七绝，是一个瓣香侍者，题在八功德水旁边，无量寿寺殿里，玉佛龕前，七宝幢间飘带上面的。你道这无量寿寺，是怎样募化造成的？说来却是话长。原来是一位大檀越捐建的，不到半年，便已造成。从大殿起以至香积厨止，有几十间房子，那僧寮客厅禅堂钟楼，分外盖得整齐。替他约摸算来，至少也须费掉十几万银子。这位大檀越为什么肯捐这些钱，盖造那般大房子给和尚享福呢？看官有所不知，他并不是为和尚，为的是那尊玉佛。那玉佛的来历，听人传说是西天佛国产出来的。虽比活佛差些，大约总算灵感非常，所以世人相信他。然而世上信佛的人虽多，总不过烧几炷香，念几卷经。再不然，多布施和尚尼姑些斋米。有什么缘簿来了，写上一两块洋钱，捐到几十块几百块的人究竟不多。为何这大檀越肯捐这十几万银子呢？俺却知道他有个缘故。

看官记清，这大檀越姓钱名梦佛，表字子玉，官拜江苏巡抚之职。祖居钱塘县城里金洞桥前，原是世代书香。他老太爷揣摩了半生八股，未获一第，当了一辈子的岁贡生。到得五十三岁那年，乡试归家，三场文字，十分得意，亲友都拟他一定中元的了，及至榜发，依然落第。从此便勘破红尘，一心礼佛。合灵隐寺里一个老和尚，法名叫超凡的，结了个方外交。那超凡和尚，虽说喜交官场，倒还不肯鄙薄寒士，因此钱贡生居然合他亲近得来，时常去谈谈内典，觉得很有趣味。钱贡生的妻子周氏夫人，本是一口长斋奉行诸善的，只恨家道虽然小康，人丁却不兴旺，夫妻两口都是五十上下的人，还没生过儿子，不免盼望得太急切了，各处烧香拜佛，许愿捐钱。弄到后来，并无灵验。最后有个戒珠庵里的老尼姑对周氏夫人说道：“太太，你可知道南海的送子观音灵么？去年张二官家雇船去请了一尊回来，不上十个月，果然生下一个胖大儿子，如今他娘子又怀了孕了。我劝太太也去请一尊来供养供养，只怕明年就要添个状元少爷也未可知。”周氏夫人似信不信的，应道：“我若干年纪，再也不

指望什么生育。况且南海那般远的路，我妇人家如何去得？相公是要教书的，又不能耽搁，他不陪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”老尼姑道：“这又何妨，只要太太心诚，老尼也好替太太去请的。”周氏夫人道：“师太是一庵之主，如何去得？”老尼姑道：“庵里有徒弟二人，很能当些家。老尼现在不甚管事，左右闲着，就替太太去也不妨，太太不须多心。老尼搭了船去，花费有限，只盼太太早早添一位少爷，钱氏门中续下香烟，也不枉你太太平日待老尼的许多好处。”周氏夫人被他说得心动，不由得问道：“果然师太肯去，却是再好没有了。但不知要多少盘费？”老尼道：“只消三十块钱就可来回。”

周氏夫人听说要三十块钱，此时家计并不宽馀，不免有点踌躇起来。嘴里不好说，脸上很露着为难的光景。那尼姑何等精明，早已猜透，便道：“太太不须过虑，老尼省用些，回来算帐，大约至少有个二十块钱的谱子，也就够了。”周氏夫人道：“十块钱我还出得起，再多便没这力量了。”说着便把体己的钱拿出十块，交给尼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先拿去用了，回来再算罢。”老尼见了雪白的一托洋钱，不觉笑逐颜开，双手来接道：“太太这般诚心，老尼只得去辛苦一趟。”周氏夫人道：“你看我分上，委屈你这遭，将来再补报你罢。”老尼姑满口应承，拿了洋钱自去。钱贡生回来，周氏也不敢合他提起这桩事。过了二十多天，老尼姑回来，果然怀抱了个送子观音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檀香木雕刻的，倒也十分工巧，那孩子还有两条小辫子披在额角上。周氏满心欢喜，特地做了个紫檀木龕子，又给了老尼五块钱。此番化费，虽然心疼，却为了似续之计，也说不得了。次日又拿黄洋布做成一个小神幔，挂在龕子上，那蒲团琉璃灯净水盅等类，却是家里有的，周氏从此便朝夜焚香点烛，诵经膜拜。说也奇怪，那周氏本是四十八岁的人，本不指望生育的了，这时吃了些滋补的药，果然复了少年光景，不上两月，居然有了身孕，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孩子。生这孩子的日子，钱贡生正在书房里睡中觉。忽做一梦，梦见一个披袈裟的和尚，手里捧着一尊玉佛，直跑到上房里去，很是诧异。虽说自己喜交和尚，然而内外有别，断无听他昂然直入的道理，不免吆喝起来，那和尚全然不顾，钱贡生正想进去拉他，却被门槛一绊，就此一跌就跌醒了。正值里面丫环来请老爷进去，说太太生了小相公了，钱贡生大喜，连忙奔入，果见收生婆抱着新生的儿子，在那里收拾。细看那小孩，生的方面大口，自觉非凡，钱贡生自忖道：“我一生行善，妻子又持斋讽经，这般积德果真皇天有眼，赐下麟儿，方才做梦。和尚抱了一尊玉佛进来，莫非这孩子就是那玉佛转世么？”因此题他名为梦佛，表字子玉。一时且不须说破，待将来有点效验再表。

且说钱贡生这一喜，不免大破悭囊，请了许多朋友吃喜酒。正在热闹的时候，忽见一个老尼姑走了进来，直跑入上房而去。座中有一位客，姓时名非中

，素性迂阔，生平最恨的是和尚道士。今见女尼进来，心上很不爽快，禁不住说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文章山斗，却未免治家不严。”钱贡生愕然道：“我家里有甚错处？”非中指着里面道：“老先生治家既严，如何会有尼姑跑进来呢？”贡生支吾道：“那是内人素信佛教。”非中道：“佛教最不足信。那佛是专讲一切平等的，如今把他抬举的恁高，已非佛的本意。既言平等，就不讲什么富贵贫贱。如今的人，却指望着他降福，岂不愚极了么？再者和尚尼姑，要算佛们的败类。世上人却把他当做活佛看待，不是愚而又愚么？”贡生听他这般议论，大是不悦，暗道：“这人连佛都敢谤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无怪他一生贫苦，年纪三十多岁，还没儿子，这都是积了口孽的缘故，也不须合他辩论。只我梦中的玉佛，乃是真而又真，将来这孩子一定是大有造化的。”想着自觉有趣，正在出神的时候，忽然听得上房吵闹，只见那个尼姑抱着那个新生的儿子往外飞跑，后面许多老妈跟着追了出来。贡生这一急非同小可，连忙离席上前拦住，问其所以。那尼姑道：“你这小少爷，全亏我千辛万苦，到南海去替你请了一尊送子观音来，才能生下的。不指望重重谢我，连喜酒也不请我一杯，我只要你们太太出二十块钱的谢仪，他倒说我讹诈他。现在我也不要他的谢仪了，这孩子原是我的，我抱回去，剃度了他罢。”钱贡持气得有口难言，半晌方说道：“真是没有王法了，你敢如此无礼，我要送你县里去的。”那尼姑便使劲把孩子身上一捏，孩子就大哭起来。贡生心疼儿子，说不得软求他，答应了给他十块钱。那尼姑定要交出洋钱，才肯还他儿子。席上的客人一齐抱不平，时非中尤觉怒发冲冠，恨不得把这尼姑一顿打死。正想动蛮，被钱贡生一手挡住，叫下人赶紧去取十块钱来，交给尼姑。闹到门口，然后放下他儿子，飞奔而去。时非中又好气又好笑，口口声声道：“便宜了这贼尼。”钱贡生把儿子亲自抱到上房，问知就里，才得明白，还道难为这尼姑一片好心，重复入席，说那尼姑要钱的来历。非中笑道：“老先生，你聪明一世，蒙懂一时。那檀香雕的送子观音要多少？我替你办来，包管生下几十位令郎也容易。这是藩台衙门前，有一家专雕这个的，不信我同你去看，合那贼尼弄来的一般不一般？贼尼分明讹钱，应了嫂夫人的话，你还说他是好心哩。”钱贡生似信非信，也就罢了。从此有了儿子，便安心乐意过日子，再不去下场了。

真是光阴似箭，看看又过了六七个年头，这子玉年已七岁，钱贡生左右闲着无事，不免在家课子。却喜子玉甚是聪明，不上数年，四书五经，一齐读完。开笔做时文，就觉想头合人两样。十七岁上中了秀才，二十岁恩科中举，贡生乐得无可如何。第二年亲自送他儿子会试，路上闲谈起来，不免将玉佛梦一段情节，合他说知。意思是勉励他，要他上进。谁知这儿子气性高傲，再不信那神佛鬼怪的事，听了毫不理会。却自有一个毛病，专贪女色，仗着父亲溺爱

，自己中过举，又有钱，三场之后，不免同了一班淫朋狎友，在胡同里逛逛。他老人家因为儿子年纪大了，又有功名，不好意思说他，其实生平最恨的，是这桩事。这科子玉报罢，父子同归。可怜钱贡生一生辛苦，仗着教书出名，束修比人家多些，也不过积攒个千把吊钱，搁不住子玉一趟会试，就去掉四五百吊。回到钱塘，子玉又跟了一班朋友，在江山船上走动走动。贡生所痛惜的是钱，自己七十多的人，干不成什么事业，儿子虽说有了功名，还是空的，当不了钱用，因此天天愁穷。又因北京去了一趟，受足风霜，竟至一病不起，子玉倒也替他延医调治，无奈病入膏肓，药石无效，周氏夫人疑神疑鬼，招了好些女巫和尚，烧纸钱，拜延寿忏，闹了个烟雾腾天，仍旧是一无用处。临终的时候，还拉长了嗓子，祷告玉佛救他哩。子玉尽哀举殡，周氏夫人哀泣伤肝，也染成一病，卧床不起。自知老年难好，吩咐儿子甚时烧药师灯，甚时烧路引，衣服只用烧香时穿的衣。和尚礼忏，是要四十九天的，子玉垂泪答应。及至他母亲死了，子玉这时举目无依。那哀痛却发自心坎里，哪有工夫管到甚么烧路引礼忏等事，况且钱也用空了。还幸亏他母舅来替他料理，借钱办过丧事。

子玉孤凄已极，好容易守到服满，张罗着又去会试。这番却没钱逛窑子了，三场文字，做得字字珠玑，榜发中了第七名进士。朝殿之后，钦点了吏部主事。碰巧其时那部堂官，有位李尚书正想赘婿，看中了子玉，招赘在家。那李尚书是政府里第一有权力的，上头圣眷极好，他要照应个把司员，很容易的。不上几年，把子玉提拔起来，升到郎中，得过京察，放了个武昌监法道。子玉携眷赴任，因贪图走得快，由天津乘轮南下。船到黑水洋，陡然刮起大风来，波浪掀天，船身播荡，子玉夫妇躺在床上，不能转身，只听得外面一片喧嚷道：“不好了，水要没入烟囱管里了，今儿满船人是没命的了。”子玉虽然心晕，心里却很明白。听了这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正是：

行船走马三分险，骇浪惊涛一片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试相法状元改扮 释疑团名士谈天

却说钱子玉携眷南行，在轮船上遇着风浪，险些儿出乱子，听得喊叫之声，心胆俱碎。那船的颠簸，从来未有。躺在床上，不住呕吐，直觉得九死一生，这番性命休矣。正在没奈何的时节，又听有人说道：“好了，天妃娘娘来救我们性命了。你看那一阵鸥鸟，不是他的巡海使者么？”子玉本不信神怪之事的，到了此时，性命要紧，由不得有些希望，勉强抬头，向玻璃窗外看去。果见船边一片飞鸟，跟着船走，似乎觉得风浪小些。当日直闹到天黑，船才略略安定，船上的搭客，也能起身呷些茶水。子玉对他夫人说道：“我们今天的性

命，是白拾了来的。到底神道是有的，我一向就听见人说天妃娘娘的灵验，只因素性不肯说神说怪，恐怕惑世诬民。如今说不得，我到了湖北，倒要替他老人家立个神位，朔望拈香，你道使得使不得？”原来李氏夫人大有母风，最喜见神见鬼，信那女巫姑子话的。当时听他丈夫说到这话，正中下怀，便附和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天妃娘娘自小出家，道行本是极深的，专肯救人苦难。我母亲一向就虔奉他，所以过江过海，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”子玉道：“到底有些灵验。”

次日，轮船到上海，子玉上岸，拜见几位招商局总办，制造局总办，都是候补道的职衔。那招商局总办何大人，荐了一位书启师爷，是极有文名的，姓胡名游，表字子偃。子玉也久闻其名，便命舆拜访，当即送关聘请，约他同赴湖北，胡子偃自然允从。

过了几日，子玉到得湖北，一切接印等事，不须细表。幸喜盐道缺的公事甚简，每天却有一百两银子的进项。子玉一做三年，手中很有几文，便撇开来结交京里的几位老师同年，因此内里传出信息，有将子玉升臬台的意思，却被一位相面的鲁先生打听一个仔细。原来子玉自从经过黑水洋风潮之险，既信了天妃娘娘，把他供奉在衙内，就换了一种性情，相面也信了，算命问卜也信了，觉得人生一生名利，都有神明管着，不由自主的。门上的二爷们，见他信这一门，不免招了些九流三教的人来凑趣。这鲁先生是江苏扬州府人氏，本是世代书香，他到湖北觅馆，同乡都不肯招呼，因而流落省城，只得在黄鹤楼上，摆了个相面桌子。他虽看过几部麻衣相法等书，却是本领有限，仗着心思活变，口才伶俐，能探得出人家的心事，所以话多奇中，传扬开了，生意极好，不免自己夸张起来。换了一块招牌，写了七个大字，叫做“鲁半仙揣骨神相”。武昌城里几位有钱的富翁，做官的乡宦，他差不多都相过了。半仙既积攒些相金，手头有了几文，便收了许多徒弟。那徒弟是不叫他学相法的，只要他四路八方打听，那里来了阔老官，他是怎样出身，将要营干甚事，那里来了个读书人，他是一榜或两榜，是否来觅馆的，或是打抽丰的，官场里有些升迁调降、委缺委差的消息，都要探听详细来报。每月给他徒弟若干钱，都是半仙相金里面多馀下来的。耳报神多了，生意分外好。当时便有一位新科状元田令枚，合他同年张仲莹庶常，路过湖北，张罗些散馆盘费，合本地一位学堂总办支大名士同年交好，席间谈起鲁半仙的神相来，令枚只是不信，说这些江湖上的人，那有本领，不过仗着会说骗饭吃罢了。支大名士道：“可不是，我起先也不信他，特地叫他来试试，谁知他很说得不错。上科会试，他道我气色不开展，劝我不必去，我不信，去了，果然临场大病，几乎不起。后来我想运动魏帅，开个学堂，问他成不成，他道我文星透露，定然要居讲席，果应其言。所说

是小道可观，老同年且慢看轻了他。”仲莹道：“这事有法试验。我们初到此地，他是还没知道。如今改了个穷人的打扮，叫他相相看，令枚也是高兴。”支大名士便叫家人们取到两身粗布衣裤，二人换了，踱到黄鹤楼上。

却见一个小小相面摊子，支着布篷，一块白竹布招牌，大字居中，写着“鲁半仙揣骨神相”，围满了一簇人，挨次相去，只几句话，那被他相过的人，便欣然的掏出相金。有些极穷苦的，他还不取分文哩。二人在旁边听了多时，也测度不出他的妙用。后来人渐稀了，令枚挤上去要相，忽然走来一人道：“鲁先生，人家里有封信在此。”鲁先生且不相面，把信拆开一看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还有两位贵人相过了便回。你路过我家里，叫他们不要着急便了。”那人自去。这才把令枚仔细端详，又把他身上几根要紧骨头摸了又摸，口中喃喃的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便问令枚道：“你现在做甚营生？”令枚道：“我是跟周大老爷出京的，如今他不留我了，我想找个地方。不知道气色怎样？财运好不好？”半仙呵呵冷笑道：“状元公，你休骗我，你这相应得今科大魁天下，你先送我五十块的相金，我替你细谈。若要相欺，我便不谈了。”令枚道：“鲁先生，你不是疯了么？我跟周大老爷来到江夏县衙门，也到过这黄鹤楼两次了。我认得你，你认不得我。像我也会中状元，那天下的人，都会中状元了。”半仙只是笑，不做一声。令枚没法，只得推仲莹上去。半仙有意买弄本事，只略略一观道：“你二位都是金马玉堂中人物。这位张大人，是骨格差些，所以退后一步；然而后福倒好，大约两湖一席，将来是有分的，相金一百块，少便休谈。”二人被他说得心动，原来功名心热的人，最易着迷，只被半仙几句话，便服服贴贴的肯出钱。先是仲莹认了自己是个庶常，然后令枚也自认做状元，只请相金减半。鲁先生笑道：“我也是游戏人间，并不在银钱上计较。因二位大人有意相欺，故敢口出大言，只随意惠些，将来在下的话验时，休要忘却便了。”于是再把令枚细相，说他那一部运应中举，那一部运应得大魁，底下就说是留馆放差，官到侍郎，寿逾六十，只不能外放，说仲莹却须散个部曹，将来怎样放出府道来，甚时便升臬藩，甚时便升督抚，家私百万，寿有八旬多，两子送终。半仙说完一番混应酬的话，田张二人甚喜，每人身边掏出台票两张，都是二十吊钱，递给了他，半仙接在手里，有些不足的神气道：“田大人宦途清苦，在下倒不计较。张大人是富贵双全的，还要叨惠些。”仲莹没法，只得又掏出十吊来给他，高高兴兴的走回支宅，换过衣服。支大名士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他有点本领。”令枚道：“我始终不信，为什么他说我中举的年分不对呢？”支大名士道：“他据部位说的。那得意年分，须看当时气色的。”仲莹却很信其言。

这话传到盐道钱大人的耳朵里，子玉正因盼望升臬司，还没确实消息，要

找个算命先生决一决。听说有这鲁半仙的神相，如何不相信？随即差亲信门丁，把他暗暗的请进来。这天子玉上制台衙门回公事，饭时方归，吃过饭，踱到签押房，问跟班的道：“鲁先生请到没有？”跟班的道：“早半天就到了，在门房里伺候着哩。”子玉怒道：“何不早来回我？快去请来相见！”跟班高声应了几个是，便把鲁先生引进。子玉见他是四十多岁的人，蟹黄胡子，穿件灰色搭连布夹衫，天青大呢棉马褂，胸前挂着鲨鱼皮的老光眼镜套子。子玉略抬身体，命他坐下道：“听说足下的相法神奇，久思请教，只因衙门里不便奉邀，他们既把足下请了进来，你顺便替我看看罢，出去却不可泄漏于人。”鲁半仙连称不敢，相了一会，说：“大人的根器厚得很，天庭开阔，地角也称得过。况且河目海口，是人间有一无二的相，将来位极人臣，名扬中外，不用小子说。据目前看来，眉毛间隐隐有些黄气，天庭里光彩也渐渐发露了。照相书上说来，是就要升迁的。不是小子冒昧讲，只怕这臬宪的苦缺，要轮到大人了。看这光景，不过数日内，定有上谕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大人方交颧运，正主掌生杀之权，现在又没用兵的事，只臬台可掌这生杀的权柄，所以说大人要升臬台。”子玉听他说得有理，很是佩服，当晚留他吃饭，就请了书启胡师爷文案陆老爷相陪，子玉亦坐在一旁，看他们吃饭。席间谈起他的神相，就举田张两翰林的事告知胡、陆二人。原来这陆老爷，表字省夫，是一榜出身，大挑知县到省的，肚里甚是博雅，就只做官不甚相宜，以致到省已久，没见过一个红点子。还是子玉到了，知他文才好，才委他当了文案，他只合胡子偃谈得来，二人都不信相命等事，见子玉这般着迷，也只好唯唯答应。子偃道：“晚生从前遇着一位算命先生，见他替人算命，都有三五个人，背后跟着提拔他，所以有时说得很准。如今这位鲁先生，名不虚传，果然一望便能看出人的贵贱来，竟可称得神仙，不但是半仙了。”要知子偃的话，是有意调侃子玉的，明说江湖伎俩，不过如此，休去信他。子玉却不悟，只道他赞扬鲁半仙，听得甚是入耳，倒把个半仙臊得面红过耳。原来正说着他的心病，吓得再也不敢开口。

当晚席散，子偃邀省夫到自己书房里闲谈。省夫道：“道宪这样一个聪明人，怎么会相信那相面的？”子偃道：“省兄有所不知，世间有两种人喜信命相。一种是贫穷的读书人，心上只想怎样功名发达，做官做府，弄些昧心的钱，回去享福。这个念头一动，就有多少金玉锦绣、高厅大厦、粉白黛绿的美妾娇婢，应了他这念头，一套套的演出来。搁不住一场一场的落第，依旧过他那寒酸日子，愈不得意，愈要指望。殊不知指望是空的，就没法知道将来的事，只得去请教算命先生相面先生，听他几句恭维话。纵然是假的，也博个眼下快意。还有一种是富贵人，他已经得过好处，只是人的志愿，那有足的？做了府道，便想做藩臬，做了藩臬，又想做督抚，有了十万银子，就想积到百万

；有了百万，又想千万。只皇帝不敢盼望做罢了，馀下的体面事，都要轮到自己，才觉快活。所以也肯信命相，为那算命相面人说的，都是什么位极人臣，家私百万。这样入耳的话，那有不愿听的理？常言道，穷算命，富烧香。穷人指望富，谁知富人还想再富，烧香是恐怕保不住富贵，求神明保佑他多活几年，好享用这个富贵。他却不悟，富贵是自己挣得来，与算命相面什么相干？寿数在乎自己保养身体，譬如一件器具，屡用便坏，自己把身体糟蹋坏了，与神明又什么相干？这样愚人，世上多着哩。我们中国做官的人，并不靠本事得来的。既然大家都没本事，为什么一般的人，一个就那般尊贵，一个就那般微贱，只得说他的命好相好，这就是信命相的病根所在。我们东家，少时本不信此，如今也着了这个迷，恐怕到老亦不会悟的了。”正在说得高兴，只见小厮赶来说道：“大人升了臬台了。”正是：

锦上添花容易有，雪中送炭本来无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求仙求佛无计挽回 即色即空偏多牵惹

却说胡子偃正合陆省夫谈得高兴，恰好小厮来报道：“大人升了臬台，老爷可上去道喜。”子偃道：“胡说！这是电信，不能作准。要等见了上谕，才算呢！”小厮扫兴而去。陆省夫看表上，时已不早，告辞归寝。次早，果有许多候补官员前来禀贺，都是为着昨晚电报来的。子偃只得随众，也送了个晚生帖子去道贺。

且说子玉接了臬台印，便把鲁半仙养在衙门里，甚是信他，还想设法，替他捐个小功名到省。争奈这半仙福薄灾生，他又冒充懂得看甚阳宅，说这臬台衙门上房的对面，一堵墙不好，挡住了南方旺气。子玉立时叫匠人把墙拆掉。哪知不拆便罢，一拆之后，不上三天，太太病了。始而发热头痛，还不要紧，请了三位医生诊治，各说各的话，子玉也不知听了那位是好，左思右想，没得法子就把三张药方，叠成方胜，在天妃娘娘的龕前，拈香祷告，随便揭起一张，却是用的麻黄石膏之类。子玉不问好歹，叫人熬给太太吃了下去，谁知发热更是利害，甚至说些胡话。一会儿变了北京口音，要子玉预备若干供品，若干银锭纸钱，子玉那敢违拗，立时叫人照办了，方略略安静些。一会儿又大声怪叫，说什么哪吒太子，带了十万天兵，杀下来了。原来这位太太小时，看的小说最多，什么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书，都印在脑筋里，到得病糊涂时候，自然口里要说出来，本没甚么奇怪的，只把子玉急得要死。知道医生是没中用的，但除却他又没第二个法子。事有凑巧，子玉有位同乡属员，在湖北候补多年，是个通判班次，姓段名匡，表字高生。这人最会钻营，搁不住合子

玉又有些瓜葛，便不时进来走动。今闻太太病重，特地进来探望。子玉正因太太病重，要访求良医。知他久在湖北，熟悉本地情形，不免请到签押房相见。高生如逢异数，见面后，请过安，问了太太病情，子玉一一说知，便问本地有好医生没有？高生道：“本地医生，只能医本地人的病。我们浙江人的身体柔弱，搁不住他用那些猛烈药品。”子玉道：“你这话虽是，但如今是没有法子，只好短中抽长，请来试试。”高生道：“大人不知道，如今曾公祠里，住了几位读书人，善能扶乩，替人家开方治病，百不失一，很有效验。远近都去求教他们，他们又不受谢，只收香烛费一百个钱。大人要信他时，只消卑职去代请便了。”子玉道：“果然有么？”高生道：“卑职不敢说，只外面人都说他有效验，送的匾额也不少。”子玉正在情急的时候，只得托他去请。不到半天，那扶乩的先生们已到。带了乩坛乩笔，一共五个人，不过是什么秀才童生等类。子玉为着太太的病，只得分外谦恭，请在内花厅相见。五人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派人收拾屋子罢。”子玉道：“就这里间，倒还洁净。诸位看使得使不得？”五人齐入里间看道：“甚好，也不用收拾。只预备香烛果品，黄钱银朱笔砚便了。”子玉一一照他吩咐，五人一齐动手，还有段通判帮忙。一会儿坛场摆设整齐，内中有一位道号参寥子的，执笔书符，在烛上点着焚化了。就有两人立近乩傍，手扶着乩笔，一会儿，那乩笔微微转动，尽在沙盘里画圈，忽然大动起来，龙蛇飞舞的，写了七个大字道：“吾龟山道人是也”。参寥子便命子玉磕头，子玉只得朝上一跪三叩，起来站在一旁，又见乩上大书道：

钱子玉是玉皇案前的司香吏，李夫人是王母侍女。因一笑之缘，坠落尘凡，结为夫妇。俗缘尽后，便各归位，不须久恋红尘，吾神去也。

子玉大为失望，高生更是着急，面色都变了。那参寥子却动也不动，又在那里书符焚化。此时乩坛肃静，一会儿乩又乱动起来，写道：

朝游碧海暮东吴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三醉岳阳人不识，郎吟飞过洞庭湖。下书“岩道人录旧作”。子玉知是吕仙，不待参寥子吩咐，赶紧磕头默祷求方。乩却停了一会儿，又写四个字道：“参寥子进。”那书符的人，上来磕过头，站在一旁，乩又书悟真子进；又一人也来磕头，也站一旁，乩又书道：“钱子玉为官不正，结交权贵，妄想高迁，吾本不愿到坛，因徇龟山道人之请，勉来赐方。如其不愈，乃天命使然，勿再相渎。”参寥子又叫子玉跪下，子玉只得长跪在地，待药方开过后才起来。旁边有人录下。那药只三味，是大白芍三钱，甘草五分，青果三枚，子玉见了甚是踌躇。高生道：“仙方都是如此，不在乎药品，得些仙气，就可以治病了。”扶乩的人收拾乩坛，匆匆辞去。子玉送他二十金，不受而别。子玉把仙方叫人打药给太太吃下，似乎神气清爽些。那知到晚间，又是火炭一般的发热，依然喃喃谵语。子玉的表弟替子玉去问课

，遇着个拆字的，拈起一个“苑”字，被他拆开上面的草头，加上几笔，成了葬字。又把底下个字，加上一画，成了个死字，便说道：“这病药吃错了，葬送了他，恐怕死在早晚。”子玉的表弟恨极，丢下几文钱，便走。那拆字先生还要合他争时，背后有人拉他衣服道：“你不识窍，他是臬台衙门出来的。”吓得拆字先生连忙收起摊子走了。子玉的表弟又去起课，却得了个“吉”课，回衙告知子玉，略略安心。这子玉又有个寡婶母，在内代主家政，却是一口长斋，专信佛事的。看看这侄媳妇的病，明知难好，便私自作主，替他拿出些钱，叫人在城隍庙里拜了一堂延生忏。又许愿心，待病好了，捐助灯油。又听了女巫的话，烧了无数纸钱。各庙烧香，各处斋僧，都是无用。挨到次日午时，这位太太痰拥上来，双睛一眨，伸脚去了。子玉大哭一场，百忙中，只有那寡婶，替他烧路引等事。子玉既丧了妻室，听得家里人说，都是拆了那堵围墙不好，要不然，前任住在里面，好好的多年的房子，好动得么？子玉果惑其言，把鲁半仙辞去。自此伤花感月，不能自遣。

隔了半年，就合一个美丫环串上，收了房做了姨太太。幸喜他官运亨通，接连署藩司，升抚台，后来调任江苏巡抚。陛见后，告假修墓，顺便葬妻。又在江山船上纳了两个妾，只因内里没人主政，又在家乡说定一头亲事，随即过门。丈人严姓，是个老贡生，本合他老太爷认识的，早已去世。内兄名干，表字子楨，把妹妹送出阁，左右没事，也跟了子玉赴任，当舅大人。子玉到得江苏，那时各处正闹着开学堂，子玉是趋时的，也谈谈新学，催各属开办学堂，自己把省城里的大学堂，整理得十分济楚。又送了许多学生游学外洋，官声倒也甚好。只是子玉一生合佛事有缘，他这位夫人，又很信烧香礼佛及一切诵经拜忏的事。所恨在衙门里，不便时常出去。苏州几个大寺院，都晓得抚台的太太信佛，便有理无理的，想出许多法子来，沾取几文。又仗着势头，在外面欺压人。这风声传到杭州城里，就有些游方僧道，起了念头，想钻营这位抚台太太的路子，弄几个钱，只恨没有名目。还是灵隐寺里的大和尚有主意。原来这大和尚法名了凡，俗家姓余，是淮安府人氏。他名阿五，从小也读过几本书。十五岁上染成一病，只是恹恹懒怠。茶饭无心，面黄肌瘦，百医不效。他母亲周氏，许下愿心，带他到天竺进香，进了寺，就遇着一位有道行的老和尚，把她儿子摩了摩头顶道：“哎哟，这位小官，只怕不得长命，不是出家人说不利市的话，至多活到十九岁，便逃不过难关了。”他母亲既然深信和尚，又且自己的儿子多病，本是担心的。听到这话，那能不着急，就求那老和尚救他，甚至下跪。那老和尚道：“随你我佛出世，也没法救得他，这是生死大数。”周氏再三哭求，老和尚道：“除非剃度了，才能长寿，还有些根器哩。”周氏那里舍得，老和尚道：“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，人家求都求不到，女菩萨倒

还不愿么？”周氏听他这般说，意思有些活动，只是剃度却还不肯，便道：“我把儿子寄养寺里，仗着如来佛保佑他。老师父看顾他，有些用处没有？”老和尚道：“那要看他造化，总比在家好些。”周氏疑疑惑惑，拿不定主意，当晚就在寺里宿了一夜。次早趁船回到淮安，看看这儿子的病，一天深似一天，自己又没一个亲人可靠，所存此子，那能不在意？真个想尽千方百计，总不见好，又想起那老和尚的话，除此别无他法，只得咬咬牙齿，把家中田产变卖，带了儿子径上杭州，找到了老和尚，合他说明，把儿子寄养在寺。自己就近赁了两间房子，将就过活。说也奇怪，她儿子在寺中住了月馀，那病倒渐渐的好起来了。不上几年，周氏一病身亡，阿五只得回家料理丧事，把他母亲灵柩送到淮安埋葬。自己想着一身无靠，钱也用完了，真是山穷水尽，没法过活，就回到天竺，拜求老师父代他剃度，取名了凡。他却情愿挂了单，到处云游，从此逢寺打斋，遇庙住宿，倒也无挂无碍，十分自在，东奔西走。

有日到了云南，走入缅甸地界，只因言语不通，川资缺少，不能前进。却见那缅甸国有种石佛，据人说，是西天锡兰岛来的，名为玉佛，只觉玲珑可爱，了凡想这件物事，倒好带回去，做个纪念。便请了一尊，带到四川。为他累坠，寄放在成都府的万寿宫里。后来了凡回到天竺，恰值老和尚圆寂，遗命叫了凡做了寺里的住持。还有四句偈语赠他。了凡不意做了大寺院的住持，那饮食起居，不用说是舒服的多了。常言道：饱暖思淫欲。这时了凡要想找点儿荤腥吃吃，弄个把女人陪陪，那是万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灵隐寺戒律最严，动一动就被众和尚看轻，这把交椅，是不好坐的。幸亏三天竺是著名之所，游人士女，络绎而来。那村的俏的奶奶小姐，不绝见面。了凡解了眼馋，碰巧还要打起精神，细细腻腻应酬一番。一天晚上，睡到五更头里，觉得热火上升。说不得披衣起来，尽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尚是禁捺不住。因想道：“我囚在这牢笼里，永远也没得出头，总要设个法儿，自己创造一座寺院。那时由我开心，谁能管得！只是那里去找这个大施主，捐助若干资财呢？噢，有了，听说江苏抚台的太太，很信佛事。他的奶妈，倒合我很说得来。碰碰机会看，但是要捐他一笔巨款，须得有个名目。”真是福至心灵，忽然想起四川那尊玉佛来，不觉喜开一张弥勒嘴，笑着自言自语道：这般这般，定叫他入我的圈套。正是：

幻出西方佛世界，好迷南国俏佳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敲木鱼勾通灶下养 迎玉佛哄动市中人

却说了凡和尚，当晚想定主意，次早便去找寻钱太太的奶妈李氏。到得门前，先念了声阿弥陀佛。李氏是听得出他口音的，知道了凡师父来了，赶忙迎

出门来说道：“师父为什么许多天不到此地？”子凡道：“如今比不得从前，不好时常出来了。”李氏请他进去坐下，了凡道：“我从前听你说在什么严贡生家里，给他小姐吃奶。那小姐是不是如今钱抚台大人的太太？”李氏道：“正是。”了凡道：“也有你这般没主意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”李氏道：“噯唷，师父，说得容易。那般大的一座衙门，我那里进得去？况且也没盘费。”了凡道：“不妨，盘费我借给你，我同你去。总要替你想个法子，叫你见着那位太太。”李氏大喜，当晚了凡就在李氏家里住了一夜。次日回寺，取了些银钱，合袈裟木鱼等类，二人一同起身。不多几天，早已到了苏州。路上把心腹话一一告知李氏，叫他如此如此的用计。李氏本来乖觉，点头会意，果然到了抚台衙门口，被把门人拦住。李氏大骂道：“我是太太的奶妈，他带信叫我来的，你敢挡住我么？”把门人听说太太叫他来，那敢怠慢，就回了二爷们，传到上房。太太果然叫他进去，自然留他在衙门里居住。李氏凑空说起灵隐寺，把了凡见过一尊玉佛非常灵异的话说了出来，太太起初还不介意。谁知从这日起，每天清晨，墙外的木鱼声，敲得震耳的响。太太的卧房背后，正靠着后花园，早被他们买通了厨房那条路。了凡和尚每天进来敲一清早的木鱼，太太不知就里，便问李氏，李氏道：“了凡师父说的，他得过梦兆，说玉佛合老爷太太有缘，要募化十万银子，替他盖造庙宇，保佑老爷升官发财。不然便有祸事临头，这木鱼声谅来就是那玉佛显灵的。”太太大惊道：“这还了得，你知道老爷做了几任清官，那里有多馀银子？我不信玉佛有那般神通。”李氏道：“太太不信罢了。这衙门里水泄不通，离着街上又远，那里来的木鱼声？”太太一想，果然不错。只得叫人四下找寻那木鱼声，几个丫环都说寻不着，又叫人去问外面的小厮，都说这里离街甚远，没有人敲木鱼。太太将信将疑，事有凑巧，子玉因劳伤过度，病倒了，便吃些参茸，也不见效。太太担忧，又听得木鱼声敲得更响，隐约有人念什么救苦救难西方玉佛菩萨。太太被他吵得慌，又听了奶妈一派妖言，不由得有些信服，当晚挨不过，便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子玉。子玉自从有病，才在太太房里睡觉。他是病虚的人，听见太太这番说话，不觉感而为梦。梦中见万道毫光，显出一尊粉装玉琢的如来佛，对他笑迷迷的合十着手。等到醒来，颇觉精神爽健些，便想道：“玉佛的话，莫非果有其事？”次早叫奶妈李氏来问端的，李氏道：“了凡师父是个极有道行的和尚，他再不说假话的。”子玉道：“这和尚现在那里？”李氏道：“他在灵隐寺做住持哩。老爷要请他来时，只消差个人去便了。”子玉就差人到灵隐寺去请了凡。此时了凡已得信，连夜乘船到灵隐。果然钱大人的差官来了。寺里僧众，见抚台都来请他，觉得这位住持，真是个活佛降世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了凡同了差官，再到苏州，直入抚台衙门。子玉请他卧室相会，了凡

只不过合十一回，口里却说道：“大人是佛门大护法，些些小恙，不足挂心，寿数还不止百岁哩。”子玉听他恭维几句，很觉快活，不免提起玉佛的话来。了凡道：“这玉佛的来历，说也奇怪。小僧也是听人传说。那西天佛国的锡兰岛，有一尊玉佛，是如来化身。本来灵异，不知那年降居四川成都府。可巧小僧挂单云游到了四川，见过这尊玉佛，背上还有几行小字，不知用什么墨写的，洗都洗不掉，却是番字，没人认得。听说有人翻译过，说只待一位有缘的佛门护法，就隐藏着大人名字，要替他创建宝刹，普度众生。”子玉只是笑，并不答应。搁不住旁边有些姨太太小姐，都深信其言，早有捐助的意思。过了几日，子玉病势又重，那太太合姨太太私下商量，答应了了凡和尚一万银子。一面看定地基，盖造琳宫；一面派人去迎玉佛。了凡有这万金做了底子，再到各绅户处去捐募，居然凑到三万金。有了钱，办事自然容易。就在阊门外面，买定一处地基。不上数月，大殿造成。这时子玉的病也好了。

不多几日，玉佛已到汉口。子玉照会招商局，特派一只轮船去接。那迎玉佛的人，就是灵隐寺两位大和尚合江苏抚台衙门里的差官，在汉口等了多日，轮船已到。两僧两俗商议，租了顶绿呢轿子，八个人把玉佛抬上轮船大菜间里放下。船上的人，除却船主大副以下，那些买办等人，都来拈香顶礼。特地备了一席上好素菜，请两位大师父果腹，差官是吃大菜不提。这个信息，一传开去，那上海人本来得风是雨，最喜聚观新鲜事儿的。其时有个流氓，姓王行七，外号叫做小热昏，探听了这桩事的始末，就想在西园茶馆里衍说一番。瞥眼看见一张茶台上，坐的是烂和阿四，醉鬼周三，马夫李大，王七便朝着他三人说道：“后儿江天船到，我请众位看样稀罕东西。”众人忙问什么东西。王七便说是玉佛。周三道：“后儿我没得空，要看金龙四大王出会哩。”阿四跷起一条腿，正在那里吃香烟，听他说错了话，便骂他道：“你真是个醉鬼。昨夜三更天，灌了黄汤，今天还没醒哩。出会是礼拜日，今儿还只礼拜三，你后天倒想去看会了。”王七道：“休得罗唆，大约这玉佛的来历，众位还没知道。”李大道：“正要请教。”王七道：“你请我大马路宁波酒店里吃酒，我便告诉你们。”阿四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说你小热昏，什么玉佛金佛，我也见过。小孩子身上带的，有什么稀罕？也要人家请你吃酒，才肯说呢？”李大道：“王七哥向来不造谣言，他说的玉佛，定然是件新鲜故事。我来作东，咱们就近到四马路去罢。”当下惠了茶东。

走到四马路，拣个小酒馆坐下。王七叫道：“快烫酒来。”这酒馆里的堂倌，认得他们这一干人的，见面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那敢怠慢，连忙赶来擦桌子，拧手巾。一会儿酒菜齐备，王七犹可，周三早喝了两碗，王七慢慢说道：“你们要晓得这玉佛，是西天佛国里几千年前传下来的。据说我佛如来降伏

齐天大圣的时候，伸出一只蒲扇般大的手，叫齐天大圣站在他掌心里翻个筋斗，试试看，跳得出跳不出。大圣听了暗笑道：‘我一个斗能翻十万八千里，区区跳出手掌，何难之有？’打定主意，便跳上他手掌。谁知一个斗翻去，却见前面五根肉柱。大圣只当天尽头，那知如来把手掌翻转，变成一座五行山，恰恰压在大圣身上。当时虽把齐天大圣收伏，我佛如来也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来赤着大脚，不肯穿袜，众位是知道的。其时他脚下一点汗淋到莲台底下，一会儿凝成一尊玉佛。西天诸菩萨要见如来的面见不到，只要去朝这尊玉佛，如来就知道了。这叫做心到神知。说也可怪，这玉佛在西天享他的清福，何等不好，偏偏堕落中华，投胎为人，就是我们这位抚台大人了。”王七说到这里，李大插嘴道：“噢，原来如此。怪不得我看见抚台大人的相貌，赛如一尊玉佛。大耳方口，皮肤比玉还白。”王七道：“那个自然，他本是玉佛下凡的。目今忽然想起前身的事，就差了两位官员，到西天去迎来供奉。差官说：‘下官是俗眼凡夫，认不得西天的路。’大人背后，转出两位圣僧禀道：‘弟子情愿接引他去。’这是前年的事。昨儿我遇着招商局里一位朋友，说玉佛已经迎到汉口。这里局里，派了江天轮船去接。后来定然可到，我们务必去瞻仰瞻仰。得见玉佛一面，有大大利市，逢赌必赢，逢灾必脱，打发财票就得头彩，逛窑子不生杨梅疮。”王七信口开河，把玉佛衍说过，酒也骗到口，喝得醺然了。要想叫碗面当饭，再到三分灯吃铺上去呼三筒，然后回寓睡觉。谁知把那醉鬼周三，马夫李大，哄得十分相信，商量去看玉佛。周三道：“我明天一滴酒也不吃。李大哥，你把马车拉我去看玉佛罢。”李大道：“呸，你也要算是热昏。我明天为着玉佛，生意都不做了，倒来拉你不成？”周三道：“你走去，走得慢了，恐怕错过，还是车去好些，我搭你的车，又不是专诚拉我，难道还要我两块钱一趟不成？”李大笑道：“别人只要两块钱，你是个曲辫子，定要四块。”阿四道：“好了，不用吵。那玉佛我倒不稀罕看他，正经去看会，还有些意外的好处哩。”

不言两下争论，只王七的话，传到乡下人的耳朵里，若大若小，都要来看玉佛。到得那天，江天船才并码头，那马车东洋车小车已挤满了，巡捕拿着棍子赶，哪里赶得掉，坐车的倒还退后些。第一是拖男带女，那班走来的人，还有些念佛婆婆，穿着天青布的外套，手里捏着一箍香，低声宣佛号而来，拚命望前挤去，齐齐站在金利源码头候着。再说灵隐寺的两位大和尚合那差官，正想叫人把玉佛运送上岸。买办走来，连连摇手道：“这是上不得岸，你看人山人海，挤在岸边，连路都塞住，等他们散开，再想法罢。”四人应命。那知等了半天，他们兀自不散。在那毒日头里硬晒，也是不怕。直等了一天，见船上没得动静，这才各自散去。内中有些人并且住在上海过夜，就便看会。说起这

金龙四大王会时，更加荒唐了。原来上海人信奉菩萨，分外稀奇。即如四月初八那天，各乡村的牛，都要牵了到静安寺打个圈子，这才伏伏贴贴的耕田哩。那出会的说法，大约也同牵牛到静安寺一般无稽。但是十分好看，不特旗锣伞扇制备的济楚，还有许多新鲜花色。其时正是三月天气，不寒不暖，迎玉佛的两位差官，既被众人拦住要看玉佛，不得上岸，耽搁了一天。次早才设法把玉佛运到内河一只满江红的船上，电报已到苏州，等那边派小火轮来拖带。差官没事，便同了和尚到四马路逛了一天。次日正逢礼拜，僧俗四人吃过饭，又趵到岸上，意思想去抽烟。才走到新马路口，只见两个印度兵骑着马，背着刀，慢慢而来，四人吃了一吓。正是：

佛本无灵难护国，兵为人用太酸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看出会大开眼界 读碑文独创新谈

却说灵隐寺和尚和抚院差官，见了印度兵，不知为着甚事。他们不大到上海，不知就里，正在惊疑。又见前面人如潮涌，都向新马路口挤来，齐齐站下。那印度兵一般用棍子乱打人，后面还有些人手里拿着红黄蓝的旗子，跟着外国巡捕，两面打人。只见这班人避打，劈分两下，中间让出一条路来。四人想趁空走过去，却怕打，只得站住。一会儿，一棒锣声响处，四匹冲锋马来了。马上的人都掬着大旗，后面一队一队的执事，什么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等类，在人丛里也看不甚清。又见许多把伞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有湖色的，有紫色的，有秋香色的，都是湖绉缎子做的，也有盘金的，绣花的，非常好看。这才明白是出会。伞过了，便是茶童，一色十几岁的小孩子，打扮的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。手里拿着扇子，一路摇摇摆摆而来。再看下去，更奇怪了。居然有无数高跷，一般扮成一出出的戏，扭扭捏捏的走。高跷过了，便是抬阁。更难为他中间做个木轮，杂男杂女，扮成戏子模样，坐在一块板上，轮轴一转。那些男女，七上八下，灵活非凡，只不开口。灵隐寺的和尚都懂得这些诀窍。差官是湖北人，却是见所未见。少停，听得唱曲的声音，差官在人丛里伸出头去探望，却被一个俄国兵用手一推，向前张看，原来他也是抢着看这个会的。差官仔细看时，又见或男或女，扮了些什么《荡湖船》等类的戏，一边走，一边唱，还要做出些袅娜娉婷的模样来，真是粉汗淫淫，分外吃力。最后大家扛了一条绢扎的龙灯，装点些麟角，张牙舞爪，一路行来，大约四大王的轿子就不远了。却见一对对的烧臂香的人很多，那臂香是把香炉扣在一枝木杆上，上面用铜丝做成钩子，扎在臂肉上的。差官诧异道：“不痛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只要诚心，就不痛的。”

话未说完，一人手臂上赘着个大锡炉，约摸有十多斤重。虽然木杆上加了

两道绳子扎牢，臂弯尚是直坠下来，那人涕泪交流，不堪痛苦，却不敢不跟着走。你道这人为什么受这罪？说来也殊可笑。原来他姓尤，小名阿狗，本在上海新衙门里充当刑皂的，打过人的板子，却还不多，自己很觉不过意。一天进城有事耽搁，天已昏黑，来不及回家，就在城隍庙一个香伙屋里，借宿一宵。谁知这一宿，便惹下了一场是非。本来他是因为没饭吃，才充当这皂役的，性却慈善，听人讲过什么玉历钞传，有些报应不爽的事，印入脑筋，深信那十殿阎王的灵异。走进庙时，两廊一看，觉得毛骨森然，暗道：“我因混饭吃，造下许多孽，将来死了，免不得到他老人家面前走一转。那刀山油锅的利害，阎得住吗？”这念头一动，睡着了，便幻出许多大怪梦来。忽见第五殿阎王那里，一对牛头马面走来，一根铁索拉了他就走，正要分辩，牛头道：“你造孽不浅，阎王要审你哩。”吓得不敢则声。又见那第五殿的上面，灯烛辉煌，阎王揭起一张铁青的脸，指着阶下一个女犯喝道：“忤逆公婆，应该下油锅。”就有两边鬼卒，抬了一锅沸油来，这女犯宛转哀啼，那里免得了。一会儿炸成渣子，阴风一吹，又变做一个人，只头脸上有些乌焦的疤儿，兀自呼痛不止。阿狗此时，已吓得魂不附体。只听得阎王道：“带他来。”阿狗缩做一团，跪在地下。阎王检查簿子，勃然发怒道：“这人应叫他上刀山。”阿狗极声求饶。阎王又说道：“他阳寿未终，且观后效。”阿狗磕头如捣蒜，只求放他还阳，情愿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阎王不信，说道：“死罪饶了，活罪难免，罚你在阳世吃尽百般痛苦。”话说到此，又听得霹雳一声，阿狗惊醒，原来天光已亮，香伙开门，把阿狗惊醒的，他也不敢对香伙说。回家后一场大病，几乎不起。许了愿心，各处出会，他去烧臂香，提那极重的香炉。心神才安，病也好了。所以这金龙四大王出会，他也在里面。他自己藏不住话，把那梦告诉了人，人家才知他烧臂香的来历。闲话休提。

再说差官合和尚看过会，踱到灯吃铺里，过足瘾，回到船上，恰好轮船已到，搭上就走。只一夜工夫，已到苏州阊门。远远的见一座新盖的寺院，山门上横着四个大字，是“无量寿寺”，果然华丽。从岸上到寺门，一片空地上，都搭了彩篷，摆齐香案。岸上三三五五，大约是看热闹的人，越聚越多。等到九点钟的时节，就有两个骑马的人，飞奔而来道：“大人吩咐，把玉佛端整好，轿子就要来了。”和尚合差官听了，赶即请玉佛出了龕。佛身上缠着红绿彩绸，眼睛眶里、肚脐眼里还描上些漂净的泥金。又等了半点钟，佛轿才到。原来不是什么绿呢轿子，恰是用细竹编成，外面加上些绒球彩缎等类，非常好看。八个人抬来，停在船头上。那些看的人，一般同上海那样拥挤。不一会，有衙门里的亲兵，拿着皮鞭，一路赶人。这才见了凡和尚披着袈裟，戴着毗卢帽子，坐着显轿，前面亲兵开路，簇拥而来。后边有些执事，引着太太的绿

呢轿子，姨太太小姐的蓝呢轿子，一串到了彩篷前歇下。了凡和尚直走上船头，跨进舱里，只问一句：“玉佛请出龕来没有？”两个和尚齐声应道：“请出来了。”了凡和尚就在船舱里对着玉佛合掌顶礼。其时香烛早已燃好，了凡嘴里不知念的甚么经卷，连那两个和尚也跟着念。念了好些时候，才吩咐把玉佛请入轿子。两个和尚一齐动手，把玉佛抬到轿中。岸上各寺院的僧众，都来伺候。金铙法钹，敲动起来。玉佛上岸，那彩篷底下一座座的香案前，都有花枝招展、粉香脂腻的太太小姐们跪着。原来除却衙门里占了正篷，还有些大家绅户的眷属，捐过银子的，也都来礼佛。迎玉佛的差官，私下议道：“倒是苏州人有福气，居然见着玉佛的面。可怜上海那些人，在毒日头里，站了一天，连佛面还没见着哩。到底这一块石头有甚灵异，却这般的崇奉他，不是发呆么？”这句话被和尚听见了，忙忙止住他道：“休得胡说！”吓得两个差官不敢则声。话休絮烦。差官看见玉佛轿子上岸，两边看的人，也有合掌着手，嘴里咕咕噜念佛的；也有嘻皮笑脸，切切私议的。大约念佛的都是女人，看热闹的都是男子。只彩篷下的官眷，都跪着磕头。

玉佛进了寺，了凡和尚早率领本寺僧众，手拈一炷香，一路念经，迎到大殿。原来大殿上本有一尊金身大佛，这玉佛只安在大佛底下坐着，大小相形，好像是金镶玉的，分外好看。佛灯里的油，早已贮满点着，还有一对二十多斤的大蜡烛烧着。左边是大钟，右边是大鼓，大木鱼，蒲团摆齐。了凡率各僧跪下，一面敲钟伐鼓，大众念经。两边摆了些板凳，请官太太们坐着瞧看。次日又是抚台太太出钱斋僧，后日又是本城绅户卢太太念普佛。自从玉佛来了，佛事不绝。了凡看看各事济楚，只是山门外少了一块碑，没处称说抚台大人的功德，便与本城的读书人商议。可巧状元公田令枚在家，了凡就托人转求他撰碑文，连做连写，共送一百洋钱，令枚乐得把来润润笔。文人趁着笔锋，那有什么好话说。他偏带恭维带嘲笑的做了一篇，送给钱公看了，倒甚得意。了凡连夜叫匠人赶着做成，竖在山门口。可惜这寺的房子虽多，和尚却还寥寥。了凡主意，只图快活，不管寺规，便招罗些无赖的吃荤和尚进来，面子上规矩极好，骨子里头，喝酒赌钱，还有些下流的事，都听他们干去。了凡别的事都还将就，只妇女面上，却很肯用工夫。

其时有一位江阴县的秀才陈子虚，年纪不上二十岁，合他同志祝幻如，到苏州考大学堂来。谁知来得早了，离考期还有半月多光景。二人商量，且在客栈里住着等罢。谁知一连三夜，被臭虫咬得慌，竟至彻夜不得合眼，弄到委顿不堪，没法用功。想另租房子，又没有合式的。二人闲逛，见阊门外一所大寺院，不免进去看看。子虚念道：“敕建无量寿寺。”幼如道：“还有一块碑哩。”子虚是个近视眼，凑上前把碑文看了一遍，才知是钱中丞助建的，道

：“他是玉佛化身。”子虚几乎嘴都笑歪。幼如道：“我们中国人，要算是愚极的了。好端端一个人，那里有什么玉佛来投胎？不过是他父母的两颗精化合成的罢了。”子虚道：“说玉佛投胎，固然愚妄。还有说什么星宿下凡，什么精怪托生。你可听得人说，那平洪杨的曾胡子，不过身上多几块癣，人家就说他蟒蛇精投胎。这样诬蔑人，也不知道罪过。还有些大老官，喜听这派话。人家说他是山妖木怪，他倒很得意，以为将来可成绝大的功业，不与常人同的。至于说是星宿下凡那句话，越发可笑了。你想天上的星，有行星、恒星两种。恒星好比太阳一般，行星好比我们托足的地球一般，假如说一个地球来投胎，岂不骇人听闻。造这谣言的人，只算全没一些见识。我只怪有些文人学士，也把来当做正经话，做在诗文里面，弄得儿童读了他的诗文，终身不得明白，岂不坑死人么？我看这个寺，不过糜费些脏款罢了。这篇碑文，做得甚好，流传下去，误人不浅。”幼如道：“这话不然，我道这碑文倒不妨事。愚人略识几个字，也不能懂得这精深的文理。今后读书人都从学堂里出来，决不至听谣言。只这寺造到成功，我看倒要很费几万银子。现在财政困难，办学堂没经费，造兵船没经费，练水陆军没经费，开制造厂没经费，开铁路没经费；倒是造佛寺有经费，斋和尚有经费，讽经礼忏有经费。说也不听，劝也不醒，这些大老官的膏血，服服贴贴，被和尚、道士、医卜、星相吸去，其实都被太太、姨太太、俏丫环吸去，为什么呢？要没那些太太、姨太太、俏丫环，也不至于信那和尚、道士、医卜、星相的了。依我主意，只索把天下的寺院都烧了，叫那些和尚、道士没托足之处。少了一个和尚，就少了一条蠹虫，你道好不好？”子虚听了，哈哈大笑。正是：

老僧自有护身法，竖子安知天下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仗佛力和尚犯规 觅仙水贤姬罹厄

却说陈子虚听了祝幼如的话，大笑道：“你又来说孩气话了，无论你一个人烧不了这些寺院，就使聚了一班国民，把寺院都烧了，阁不住做官的人深信和尚，必至替他报仇，办你们放火的罪名。况且一座寺院烧掉，再造一座，有何难处？岂不更糜费了有用的资财。依我讲，总要叫那些信和尚的人，自悟其非才好。”幼如道：“他们那些愚人，只当和尚是一尊佛看待，如何会自悟其非呢？”子虚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多开女学堂。女子明白了道理，男子跟着他明白起来，那里还有和尚吃饭之处！”幼如点头称是。两人一路谈天，不知不觉，走到大殿上。见那玉佛，原不过小小一尊石佛，两人相视而笑。此时僧众正念过经下殿去了，院中寂静无声。两人到处随喜，不意走到一个小厨房，觉得路径曲折，有些奇异，不免进去张探张探。只见一个厨子，在那里刮洗金华火

腿哩。旁边站着个和尚，穿的是哆麻短衫裤，两眼注定火腿，馋涎欲流。瞥见他两人走来，连忙笑脸相迎道：“二位施主请客堂里坐。”一手拦住他们，不叫他们进厨房。两人会意，只得同他出来，那知这和尚就是寺中住持了凡。当下了凡合一个小和尚使了眼色，那小和尚飞奔而去，一会儿取了一件长衣来，了凡接着，披在身上，这才让他们两人进了客堂坐下。开言道：“二位施主，莫非要拜忏，还是念普佛？”子虚道：“都不是，我们只来请教大和尚，我佛如来不惜以己肉喂饥鹰，如今大和尚是不惜以猪肉饱馋腹，难道现在的佛法也改良了么？”了凡道：“敝寺戒律最严，没人敢吃肉的。”子虚道：“方才厨房里洗的什么？”了凡红着脸道：“施主眼花了，那不是厨房，是浴堂。施主休得多心。”幼如道：“我不信，再去认认看。”了凡并不推辞，同他们走遍了寺中，那里找出个小厨房来，浴堂倒有三四处。二人留心看不出破绽，只得罢休。

子虚却见僧寮后面，有三间极好的客房。床帐桌椅，摆设得齐齐整整，触动机关，便对了凡道：“这房子可好赁居半月？”了凡不肯，子虚道：“我们情愿多出房金。”了凡料想拗他不过，当下就讲定了二十块房金，十块膳费。子虚幼如回到客栈，把行李搬来。了凡接着道：“如今我们僧俗一家了，有些不周到处，还望二位施主海涵。”子虚道：“我们贪图此地僻静，可以用功，不管宝刹闲是非的。大和尚但请放心便了。”了凡才安心自去。二人住了这个轩敞洁净的房子，觉得比客栈有天渊之别，如何不乐？温习些功课外，也时常各处随喜。见了些男男女女烧香的人，络绎不绝。

一天不知什么故事，寺中烧香的人，分外来得多。这日子虚到城里看朋友去了，幼如闷坐无聊，不免去看热闹。跟着烧香的人，随意走去。却到了一个偏殿，平时关锁着的。幼如去看时，原来殿里别无所，只一尊金佛睡在床上。那帐子被窝都是上好绸绫做的，上面飘带上还写着字道“信女某门某氏敬送”。幼如气愤不过，却看不出他什么作用。只见那烧香的女子，对着睡佛膜拜，口中悄悄祝告罢，站起来在佛身上摸了一摸，臊得满面通红，撒下一串钱就去了。幼如只觉好笑，止不住问香伙道：“这算干什么？”香伙道：“少爷你不知道，这是求子的。”幼如道：“灵么？”香伙道：“怎么不灵，你看那菩萨的床帐被褥，不是人家得了子来还愿的么？”幼如尚欲追问，只听得板壁外，一个女人声音，喘吁吁的道：“要死了。”幼如诧异，想寻声去探察。于是出了偏殿的门，沿着墙壁走去，却是一片草地，并没别的房屋。幼如道：“这又奇了，那声从何处来的？”凝一凝神，再想道：“呀，我睡佛殿里，分明见四面是板壁，如何到得外面？看来都是砖墙，事有蹊跷，再进去一看，便见分晓。”想定主意，蹇到睡佛殿门口。那知一根粗木门，把两扇三寸厚

的窗子反扣在上，一把五寸长的大铁锁锁着。幼如虽情知有异，也无可如何。看看日已衔山，那大殿前十八棵松树上的乌鸦，呀呀的叫。殿上晚钟敲动，空中香霭纷霏，幼如蹙回自己卧室。正从大殿上走过，却见散下一群村姬，都是一色真青布的对襟外套，髻上插根檀香木扁簪，七寸长的尖头鞋子，垂头下视，一边走，一边拉长了嗓子还在那里念：“南无佛，南无法。”幼如见他们这个模样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暗想我来时见过多少俏丽女子，怎不见他们出去？此时游人稀少，村姬散后，悄悄无人，幼如转过大殿，才见女客堂里，开了几桌素席。院子里停着轿子不少，堂中灯烛辉煌，照见那些女客。有坐在席上的，也有喂孩子吃奶的，也有坐在里间房里掠鬓的。有些丫头、老妈子围随着，嘻嘻哈哈的很热闹哩。幼如正想走开，迎面遇着了凡道：“施主也出来看热闹么？”幼如道：“正是。”了凡匆匆的赶入女客堂里去了。幼如要看他举动，只见那些妇女，一见大和尚进来，一齐站起，口称“师父”。了凡亦着实趋奉一番，然后纷纷的散去。

再说子虚这日晚方归，幼如合他谈谈白天所见的光景。子虚道：“我看那贼秃，脸上一团邪气，晓得他不是安分的东西。其中包藏着复壁地室之类，都是有的。”幼如道：“我们倒要仔细查察查察，果然有不法的事，何妨出首，为大众雪耻。”子虚道：“我也有这个心，只是查察不易。况且我们既住在他这里，万一查出他破绽来，他肯放我们出去宣扬么？那时性命不保。”幼如道：“我不怕他，敢害人么？”子虚道：“岂敢，和尚的心最毒，我们只好不动声色，无意中察看便了。”自此二人随处留心。一日晚上，天气甚热，睡在床上，兀自汗流不止，幼如睡不着，披衣起来纳凉。子虚却睡了一觉醒来，急欲大解，赶忙跑到后面毛厕里。解手后回来，却见后一并五间楼上，似有火光。近前看去，窗子大开。上面点着一盏琉璃灯，有男女说话之声。子虚壮着胆子，蹑足潜踪走到楼下听时，只听得和尚的声口道：“你既立志受戒，怎么不依我的规矩？”歇了一歇，只听一个女子娇怯怯的又带着哭音说道：“这个规矩，我宁死不能受。”子虚大怒道：“这贼秃如此可恶，待我上去打死了他罢。”转念一想道：“不好，万一打他不过，倒闹坏了事。宁可用谋，不要恃勇。”主意已定，仍复走回。

事有凑巧，被子虚一夜里侦探着两桩奇事。他从后楼房下，转过殿角一间小屋，反锁着门，一个女人在内啼哭。原来那间屋子外面，向来还有一重屋门锁着的，今晚不知何故开着？被子虚撞破，子虚大胆走近门前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是那里的女人？我来救你。”那女子不敢则声。原来这女子严氏，家住枫桥镇上，他丈夫沈二，在浒墅关席铺里做伙计的。只因春间得了一病，时寒时热，头晕眼花，身躯软弱，不能当伙计，只得歇在家里。严氏素性贤惠，见

丈夫病了，朝夜服侍，要想替他延医调治，又没得钱应用，心下很是忧虑。看看他病了两个多月，还不见好，隔壁李家阿姆道：“二婶子，你家官人这个病，为什么不替他医治医治？”严氏道：“可不是，近处没得好医生。要到城里去请，又没有这注钱。生成的苦命，罢了。”说罢，就呜呜咽咽的哭起来。恰好镇上一个周虔婆走过，见她在那里哭，想道：“这是一件好货。记得无量寿寺里的大师父，曾经托过我，只要对劲，肯给我五十块钱的谢仪。待我来说法他同去烧香，只要给那大师父见面，他自有本事降服他的。”主意打定，便凑近前问道：“婶婶，你为什么事这般伤心？”严氏素闻这人作事不端，懒怠理他，勉强答道：“我家里有病人。”周婆道：“快休悲切，我知道你二官人病了两个多月。但是不妨，如今闾门外寺里，有尊玉佛，灵感得极，求子得子，求财得财，并且还有签诗仙水，救治人家的病。我同你去烧炷香，求求他，包管二官人的病就好了。”严氏似信不信，阁不住李家阿姆也在一旁撺掇道：“果然，我也听人说起，那玉佛是西天来的，就同活佛一般。他那仙水，果然有效。西村里有好些人去求，都吃好了。”严氏本不甚信仙佛的，因丈夫病得长久了，若有差池，正是不了，因此也想试试看。仙水若灵，医好了丈夫的病，岂是不好。沉吟之间，却被周婆猜透，道：“婶婶不须多心，我明日一早来同你去。”当晚严氏与丈夫商议。沈二久病盼好，听说仙水灵，就催他妻子去求。严氏道：“我去求仙方，你在家，那个照应呢？”沈二道：“我自己勉强起来，煮点粥吃吃便了。”严氏道：“不妥，隔壁李阿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合我们来往也很勤的，我央他来替你煮顿粥罢。”当下严氏又去敲了李姆的门，央求她照料丈夫。李氏一口答应道：“只盼求得仙方回来，治好了二官人的病，就好了。”

次日周婆果然雇了一部小车来，严氏是检出一个银戒指，预备到城当了钱，好做香钱。周婆道：“你也太小器了，些须费用，我替你垫了，你有钱时还我便罢。二官人病好，正要发财哩。”严氏点头暗道：“人都说周虔婆不是好人，谁知这般直爽，可见人的说话，是不可信的。”当即别了丈夫，坐车上城。那枫桥离闾门不远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经到了。周婆把车子打发掉，对严氏道：“这时求仙水还太早，要等和尚做完了佛事，方能开缸呢。我有个亲眷住在这里，我们同去坐坐何妨？”严氏深悔来得太早，只得合周婆同到他亲眷家里。乃是寺门前一爿香烛铺，一个中年妇人迎了他们进去，烧茶煮水，十分殷勤。那妇人看看严氏，异常风韵，叹羡不已。严氏一心只想早早求得仙方回去，医丈夫的病。那知周婆偏合他亲眷絮絮闲谈，只不起身。严氏催他几次，周婆道：“还早哩。”他亲眷满口招呼，留她们吃饭，却不见她抬身，弄得严氏焦躁非凡，说不出的苦。正是：

已入网罗难摆脱，为迷神佛惹灾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五间楼暗藏春色 八个字评定终身

却说严氏见周婆尽耽搁在他亲眷家里，催过几次不走，焦躁非凡。直至日已晌午，然后抬身。二人同进佛寺，周婆是合和尚都认识的，引严氏走入僧房。只见一个和尚穿着哆麻的衫裤，两只眼睛注定在严氏身上，弄得严氏很不好意思。那和尚笑着让坐，严氏催周婆道：“我们烧香去。”周婆道：“我说你不须性急，到了大师父这里，就合家里一般。今天是要在寺里吃饭的了。”那和尚道：“正是，坐坐何妨。”说罢，亲手捧茶，让他二人吃。又叫人去预备素饭一席，开在这里来。严氏此时身不由主，况且饥火中焚，也正思吃饭。一会儿素饭开来，和尚居然合他们同桌而食。严氏勉强吃些饭，净过脸，又催周婆去烧香。周婆只不理他，和尚却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问严氏多少年纪？家住那里？又说几句风趣话，严氏绯红着脸，只不则声。好不容易挨到下午时分，这才烧香去。严氏诚心祷告，要求慈悲速赐仙药，医好丈夫的病。烧了香就想取仙水，和尚道：“这仙水须待夜深人静，佛下过药，才有用哩。女施主今晚是要住在敝寺的了。”严氏听了，只当是真，她急切要愈丈夫的病，便安心静候。上灯后，严氏吃过晚饭，周婆引他到一间房里，床帐俱全，叫他在里面歇息，等佛下过药，再取仙水不迟。说罢自去。严氏满腹狐疑，便去拉那门时，已经反锁了。严氏暗道：“不好，今天我落了圈套，大约凶多吉少。那和尚一脸的邪气，恐怕要行非礼，怎样逃得出这寺门呢？什么仙水不仙水，既说是佛，那有什么仙水？这都是周婆造的谣言罢咧。只怕和尚就要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想了半天，就想出个目前救急之法，把门闩在内闩起。一会儿果然有和尚来开锁，却因门已闩好，推了半天不动。和尚悄声唤道：“开开，我来了。”严氏只不理他。停了好一会，他把门仍旧锁了自去。又听时，只听得有些妇女嘻笑之声门前过去。严氏又气又急，不觉放声痛哭。这时正值陈子虚走过，问他那里的女子，要救他。严氏还当是和尚做的圈套，不敢则声。子虚把自己的来历述说一遍，严氏舐破纸窗，望外细看。见他果然是个读书人，一脸正气，这才细诉根由。子虚把门上的锁扭断，开了门，叫他跟着快跑，幸而一路没人。到了山门，把严氏放走，不提。

且说子虚回到书房，幼如已经睡着，子虚便把所遇各节，上了日记簿子。次日幼如醒来，子虚一一告知。幼如道：“咳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把和尚捉住？送他县里去。”子虚道：“你说得好容易，他这寺里僧众，有几十个人，闹出事来，总是我们吃亏的。这事只好在外面设法。昨日我听见学堂里后天准考

，我们搬进城里去住罢。”幼如点头，随即找到了凡，说要回去的话。了凡正因严氏走失，满肚皮的忧虑，听他们要走，觉得甚好，当下算清房钱。陈祝二人出了寺门，找着城里一个寓处住下。次日应考，二人都取了，搬入学堂。那时学堂总办徐体才太史，倒是个极开通的人。看过陈祝卷子，非常赏识。散课时，便找他们闲谈。子虚趁便把无量寿寺里所遇见的种种不法之事，尽情告知了他。体才道：“这还了得，待我通知中丞，把这和尚赶掉另换人便了。”子虚道：“学生的意见，不如把这寺的房子开个学堂，中丞的名誉倒好了。”体才摇头不语。次日上院，会着钱抚台，果然把子虚的话述说一遍。子玉怒道：“和尚谅不至此，学生读书要紧，休去管闲事。”体才受了一场抢白，愤愤不平。回到学堂，便作函辞馆，子玉也不十分挽留。陈祝二人见总办为他辞馆，便也告退回家再说。体才辞馆后，一径人都当翰林去，不免把苏州无量寺的新闻，对人谈及。传到一位御史耳朵里，奏了一本，特参钱抚台。这时李尚书已经告病回家，子玉的靠山没有了，朝廷派余侍郎到江苏查办这件事。子玉得了这个风声，大是忧虑，在上房里埋怨太太。太太道：“捐钱造寺，原是求你病好的，况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”一位姨太太接着说道：“佛自能保佑老爷，不碍事的。”子玉冷笑一声，正在动气时，外面回道：“了凡师父来了。”子玉大怒道：“这贼秃还敢来见我，替我锁起来，交县里看管，等钦差来时质讯。”太太、姨太太一齐劝道：“了师父量来没甚坏事，这都是那御史误听了谣言，将来自有个水落石出的日子，且从宽饶了他罢。”子玉如何肯依，连催锁起。自己走到签押房，马上叫人拿了凡时，他已经闻风逃走了。不言子玉着急。

且说了凡晓得自己犯的事，很是不妥，便把寺里藏的几个女眷，一齐打发出。又告诫了僧众一番，挟了重资，连夜入都。找着贤良寺的住持圆通和尚，走了内监的路子，把寺里劣迹，一齐洗雪，连子玉都没事。余侍郎下江苏，倒发了些小财。子玉经过这场风波，官情也淡了好些。不到半年，告病回家。他本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并且开悟的早，情知徇着儿女私情，倒被了凡贼秃骗去一大注银子，从此深恨和尚，不准一个和尚进门。太太、姨太太想要出去烧炷香，都不敢去，只得私下叫人拿钱做些功德，都是瞒着子玉的了。子玉家居无事，常常招引几位后进名士谈谈天，享些林下清福。当时那几位名士，就是萧山伍茂才舟之，会稽陆孝廉兴亚，余姚王中书以言，仁和龚明经子公。

那以言又是名士中的领袖，他是两榜出身，用了个中书，无志上进，在家奉母的。本是兄弟二人，他父亲名道宗，在杭州城里开了一片绸缎店，手中很有几文，为人慈善，喜做好事，却酷信风水命相。母亲虞氏，更信念经拜佛，生下以言时，道宗取名魁官，把他八字，请一位算命先生排排。那算命先生

叫做许铁口，家住在螺蛳山下，命课择日，是最著名的，城里城外，无人不知。道宗也曾请教过他几次。有遭大年初一，跑去起课，铁口才起身，尚未洗脸，道宗已到。铁口满肚皮不高兴，忖道：“也没见元旦就要起课的，我今天有多少正经，谁耐烦合他细说。”又转念道：“他这主顾是得罪不得的，只好敷衍他罢了。”当下手焚一炷香，拿起课筒，摇了几摇，手摸着钱，口中不住伏羲文王单单拆拆的，念了一会。开言道：“王先生所问何事？”道宗道：“我去年冬天余入一注稻，不知今年巢出去，能赚多少钱？”许铁口更没好气，暗道：“你赚钱时，我们要吃贵米了。”沉吟一会道：“王先生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论理应该恭喜你才是。但据这课象看来，应爻不动，财爻是冲破了，王先生你这注买卖，没有多馀好处。据我看，还是早些巢出去为是。”道宗很不快活，付了课金，独自回去，从此便不甚信他。到得后来，谁知禁米出洋。那班米商，只得把米在内地贱巢，价钱直跌下去。道宗把米赶紧巢出时，已经大吃其亏，只收到六成本钱，说不出的苦，这才又把那铁口先生相信了。此番把以言八字请他看时，铁口道：“恭喜，添了位小世兄了。”道宗道：“正是，这小子生得倒还有个模样，方面大耳的。”铁口知道他意在恭维几句，把八字来排过，连忙站起身来道：“王先生，你要做老封翁了。这位令郎的八字，名为食禄归时格，尤妙在日元上那重煞。命书上有的道，一煞独透，英雄独出冠时。据我看时，十五岁到二十五岁这两步运，入学中举点翰林，是靠得住的。以后宦途虽有阻滞，终须大发，官至二品寿逾古稀，是贵极无比的八字。老先生不是要做封翁么？命金叨光加倍才是。”几句话恭维得道宗心痒难熬，情愿加倍奉送课钱，铁口收了钱，笑嘻嘻的，又合别人起课了。道宗回家，告知娘子，大家欢喜。隔了三年，又生下一子，取名元官，一般去请许铁口看八字。铁口连连恭维，说得第二位令郎比大令郎八字还好。道宗更加欢喜，谁知元官长到六岁上，害了喉症，百医不效，虽没大害，却不能读书。道宗忖道：“他八字既然好，将来自然发达，不须挂虑的。”

不料道宗一位表弟金子润，为着葬亲，同了风水先生到处看地。看到道宗坟上，左近一块地倒也甚好，只是被道宗家里的坟拦了向道，那风水先生姜洽初指着问人道：“这是那家的坟？”子润道：“这坟我晓得，是舍亲王家的。”洽初道：“这不知谁合他点的穴，弄成块绝地。幸而这坟迁来，不过数年，所以还有纸钱飘。要再歇十几年，只怕连扫墓的人都没了。”子润听了甚是诧异，暗道：“我表兄家里，分明两个儿子好好的，他怎说这话，可见风水是靠不住的。”后来子润路过杭州，会见了道宗，不由的把姜洽初的话漏了出来。道宗大吃一惊道：“我上了当了。我原因祖墓风水不好，听了陆堪舆的话，才把父亲母亲的棺木迁来的。果然不上三年，如今你第二个侄儿病得喉症要

死，医家说是难好的了。”子润道：“还是把舅父舅母迁还祖莹罢。”道宗道：“你几时约姜先生来谈谈。”子润应诺而去。过了些时，果然同着姜洽初来，谈起风水，头头是道。道宗很为拜服，就雇了船同他到祖莹上一看，洽初道：“青龙白虎，位置妥当。前有水脉，后有靠山，果然不错。只是发泄过了，没甚意思。况且左近的坟墓太多，走了气。平安可望，要发迹是不能的。”道宗道：“我们余姚乡里还有好地么？”洽初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只要你老舍得出钱。”道宗信以为真，留他住下，好好的供给他，洽初却不愿留，怕耽阁生意。道宗只得立刻同他下乡，东奔西走，看过无数荒地，然后到了西郊丰乐乡，十五图靠河的一片地。洽初用罗盘对准，子山午向，细看一回道：“恭喜，这好地找着了。你看那头多好，远远的来龙，到这里一个大结束。有后面的山，可巧湾环回抱；前面的水，曲曲折折，到地前打个转身，这叫做玉带围腰。再望前看去，那棵树，便如一把红伞；那个土邱，就如公案桌子一般，又如一颗印，这块地买成了。哼哼，只怕道翁的世兄，将来要大大的发达呢。”道宗喜得眉开眼笑，托他访问那家的地，一力讲定价钱。洽初却明知是本乡周姓的，只作不知，故意问人。有人指点他地主家里，洽初同了道宗去访，可巧这地主周大携着钉耙回来，让洽初道宗屋内坐了，不免一阵虚应酬，才谈起地来，周大只是摇头道：“这地不卖。”正是：

葬师得意凭论价，地主居奇怎订交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惑青鸟绮龄早世 讽金经玉佛归真

却说堪舆姜洽初，代王道宗买地，合周大讲论多时，周大只是不肯卖。道：“这是祖传下来的好地，要留着自己用的。”洽初道：“风水是活的，福人葬福地，自古如此。你种田人家葬了这个地，不但没有好处，还怕有意外之虞哩。”周大似乎信他的话，那口气却不放松，仍不肯卖。洽初无法，只得道：“好地多着呢，我们回去罢。”道宗还欲有言，洽初使了个眼色，当下二人回城。洽初一路对道宗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乡村里的人眼孔是小的，只要多给他些钱，包管成功，这事交给我办去便了。”道宗再三拜托，送他十块钱，作为零用茶酒之费。殊不知洽初早合周大串通了，只待价钱讲到那个模样儿，便可成交。却故意延宕多天，也约周大合道宗吃过几次茶酒，总没得要领。后来转了许多弯，请了图董余姓出来，两下说合，方有成约。说明一亩三分五厘地，出钱五百吊，立了契，过了花户，才算是王姓之地。洽初弄钱不多，只分肥了二百吊。闲话休提。

再说道宗买到这块吉地，自然赶紧把父母的棺木迁来，仍是洽初替他定穴

。葬下去后，不上三个月，他第二个儿子死了，道宗悲戚之余，只怪风水不好道：“又上了堪舆的当了。”此时以言已有十六岁，读书十分聪明，又且志在维新，不信那神道阴阳。见父亲惑于风水，母亲惑于佛教，也尝几谏过几次，无奈二老执迷不悟。他曾发出一篇怪论道：“世俗上的事，都跳不出一个碰字。要说阴阳没凭据，有时算命、相面、起课的人，说的话也很灵验不过，碰巧应了他话罢咧。至于念经拜忏，为什么也有人信他，那是和尚道士想出来的法子。凡百事情托之于鬼神，是没人看见的，随他混造谣言。加以父母妻子的爱情，人人都有，到得死了，各种酬报都施不来，只有念经拜忏，焚化冥锭，以为略尽其心。习惯下来，成了通例，这是风俗强迫使然的。所以中国人于诵经拜忏等事，真当他有用的，固然有人。明知他无用的人，也就不少。但一般也循例干去，不是风俗使然么？设或有人更想个酬报亲人的法子，比念经拜忏等类文明些，自然这陋俗就挽回过来了。总之，一切神佛都生于人心，没见识的人，只觉得地球上的风云雷雨、日食月食各事，都可恐怖。如一明白了那原故，也不至怕到那步田地。至于神佛，也是这个念头。一条心是畏惧，一条心便是希望。假如明白了没神没佛的道理，自然心就冷了。譬如一人夜行，只觉得背后有鬼跟着，■■有声，此时那里有鬼？为他脑筋里先印入一个鬼的影响，到孤寂时候，触念便来，所以觉得有鬼。从前秦国的苻坚合晋朝兵打仗，打败了逃时，觉得八公山上的草木都是晋兵，那怕鬼的人就合败兵怕草木一样，一传二，二传三，遇见树，当他僵尸，遇见石头，当他山魃，都是有的。经几个好事的人编造起来，说得鉴鉴可据。这奇奇怪怪的事，便变为真的了。这陋俗的关碍，不特愚蠢可笑，而且志气也弱了。人事上的勤力也少了，岂不可怜可怕么？”这段话还是他少年时的议论，后来连捷上去，中了进士，那文章上的议论更奇，人人都说是好。因此子玉有意结交他，听他些名论，已经悟透神佛，不必信奉的道理。无奈家里的人，大家信服菩萨，没法说得他们醒悟。

此时子玉有两个儿子，年纪都不上二十岁，他大女儿许字本城廖家，尚未出阁，跟着母亲、姨娘们学，手里时常拿串念佛珠。每逢观音雷祖生日，定要持斋一个月。有天子玉约了陆兴亚王以言逛西湖去，要三日后才归，太太大喜，原因明天本是观音生日，延寿庵尼姑，叫人请过他们几次，恰好子玉不在家中，太太便同了姨太太、小姐一起到延寿庵去。这时天气正热，她们入了延寿庵，尼姑是不用说极力的张罗，腾出一间净室，让他们坐了，另备素席款待。大小姐觉得席间一种素火腿，味儿甚好，不免多吃了几片。饭后没事，便在庵中随喜随喜，走到后回廊深处，看看他母亲已望前走得远了，自己落单在后。忽听得一阵打牌的声音，回头看时，那回廊边有一间净室，大小姐只当是女眷

在内碰和，伸首探望。猛见一个黑胖男子，挺着肚皮站了起来，大小姐吃这一吓，非同小可，倒退几步，赶紧想走，那里走得快，只觉后面有人追来。好容易走到原坐的那间屋子里，找着母亲，心头兀是突突的跳。太太见她面皮失色，嘴唇雪白，忙问她缘故，大小姐只不肯说，但催母亲快回家去。太太还想看姑子们，化过一座莲台再走，无奈爱女儿心切，没法，打轿回家。

那大小姐一到房里，就觉眼睛前一阵乌黑，昏晕过去。太太着急，赶忙找些痧药卧龙丹等类给她闻吃，又叫人替她挑痧，乱闹一阵，小姐略觉清醒，却浑身发烧，卧床不起。姨娘一齐来问候，围了一屋子的人，又怕他受风，把窗子关上。那热天搁得住这般闷吗？大小姐的病是更深了。太太只干着急，一位姨太太道：“我听说涌金门前，有一家看香头的，那里仙方极灵，何妨去求求看。”太太道：“不错，我也听说。只是叫那个人去求呢？”姨太太道：“总须自己人去，才能诚心祷告，才有灵验。”太太道：“你我是去不得的，老爷今天就要回来了。”姨太太道：“大少爷时常出门看朋友，老爷不疑心他，还是大少爷去罢。”当下便在书房里，唤了大少爷来，叫人跟着同去。那知这位大少爷很不信这些事，迫于母命，没法只得坐轿前去。到了涌金门前，果见一家小小房子，上面挂了招牌写道：“查看香头，察理阴症。”旁边还有一块横匾，是人家送的，说什么患了怪症，全亏治好的话。大少爷推门进去，内里有几个带发修行的女人，都来招接。只见当中供着一位女菩萨，红袍凤冠，非常严肃。一个中年妇人问了病症道：“这是遇着了恶煞，我来替你看看香头看。”大少爷笑道：“不劳费心，只给仙方，待我检一张便了。”妇人也笑道：“仙方如何检得的？是要菩萨吩咐下来的。”大少爷无奈，只得依他摆布，得了一张仙方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红灵丹五分。暗道：“这倒吃不坏。”随即回家去复母命。那知事有凑巧，偏遇着子玉同了兴亚以言回来，子玉见儿子坐轿出去，问他什么事？那知他儿子受了母亲嘱咐，不令老人家知道，只不敢说。子玉动怒，叫他同到书房。见他怀里有黄纸角儿，顺手抽出一看，原来是张仙方，上面还印着什么“察理阴症”这些混话，子玉追问起来，他儿子知道瞒不过，只得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子玉对以言兴亚道：“我如今最恨这些邪祟事，内人们偏偏酷信，有什么法子治呢？”兴亚不语，以言口直，说道：“都是女学不兴的原故，没法治的。”二人辞去。子玉回到上房，埋怨太太不该同女儿到庵里去。如今病了，又不该看香头，要延医诊视。太太恼羞变怒道：“你把我们关在家里，一动也不准动，又不是犯人，那延寿庵里尽是姑子，又没一个男人，去散散心何妨？女儿的病是受了热所致，也不是出去一趟就会病的。看香头是大家相信的，真有灵验，比医生的药强得多哩。”子玉道：“我偏不信，不准吃。”太太大怒，两下反目起来，直闹了一个钟头。幸亏

两个儿子都来跪求，才算散场。

子玉究竟是老年人了，■■■■，在西湖中受了些暑气，回来本就不舒服。回家一受气，再愁着女儿生病，几桩不如意事并来，因此也发起了旧病，始而延医调治，总不见效。太太因子玉的病，为合自己斗口而起，觉得有些不过意，便一意讨好，时来问候。子玉自从有病，就一直住在姨太太房里。看看病有七八分不起，太太着急，发作起旧脾气，便擅自作主，叫了一班和尚在大厅上念起经来，一念三天。子玉的病势愈加沉重，太太又合舅老爷商议妙策。舅老爷道：“还是去请了凡和尚来念经罢，况且妹夫本是玉佛托生，如今病到这样，莫非原要玉佛救他。说不得我到苏州走一趟，求祷求祷玉佛赐点仙水，或能医好这病，亦未可知。”太太道：“你话甚是，早早动身。”舅老爷答应着，果然连夜搭船，赶到苏州。不上五日，了凡领着一班和尚到来，玉佛的仙水亦求到，却不叫子玉知道，和了参汤，给他呷下。子玉昏迷了几天，得着人参的力量，觉得清楚些。忽听得一片铙钹的声音，又动怒道：“我一生吃了和尚的苦头，如今死在眼前，难道还叫和尚来催命么？”便问那个寺里的和尚。旁边小丫头不知就里，回道：“了凡师父。”子玉大叫一声，昏绝过去。一家老小，闻声齐集，叫唤了半天，忽见子玉回过气来。连声喊道：“玉佛害我！”一时痰涌上来。便瞑目而逝了，时年六十二岁。举家哀恸，报丧殓殓，自不必说。到出材那天，太太还叫用了两班道士、四班和尚送殡。子玉生平知己不多，倒是后来结交的几位名士，做了些挽联祭文奉送。王以言见子玉太太那般迷信，从前输捐巨款，盖造佛寺，坏了子玉的官声，临终又因和尚念经，断送了他的性命，只觉无限感慨，做诗两首，以吊子玉。诗曰：

前生莫问此生休，刹那光阴六十秋。
一卷法华难解脱，爱河尽处未回头。
禅关勘破又情关，梵呗声中拥翠鬟。
为语涅■无我相，几能灭度到人间。